

Marx

Illuminating the World

The Dialogues between
Zhang Yibing, Žižek, Harvey, Negri
and Other Scholars

张一兵 等著

照亮世界的马克思

张一兵与齐泽克、哈维、
奈格里等学者的对话

照亮世界的马克思

张一兵与齐泽克、哈维、
奈格里等学者的对话

Marx Illuminating the World

The Dialogues between
Zhang Yibing, Žižek, Harvey, Negri
and Other Scholars

张一兵 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照亮世界的马克思:张一兵与齐泽克、哈维、奈格里等学者的对话/张一兵等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ISBN 978-7-208-15051-5

I. ①照… II. ①张… III. ①西方马克思主义-文集

IV. ①B08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8062 号

责任编辑 于力平

封面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照亮世界的马克思

——张一兵与齐泽克、哈维、奈格里等学者的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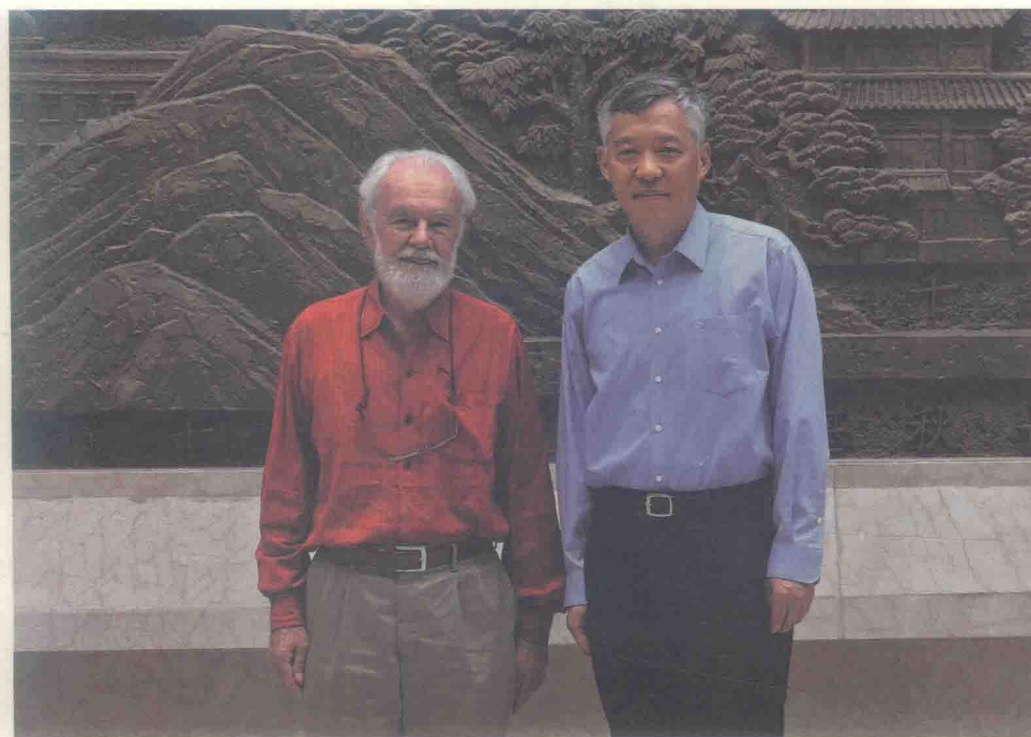
张一兵等 著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11.5
插 页 6
字 数 153,000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051-5/A·126
定 价 4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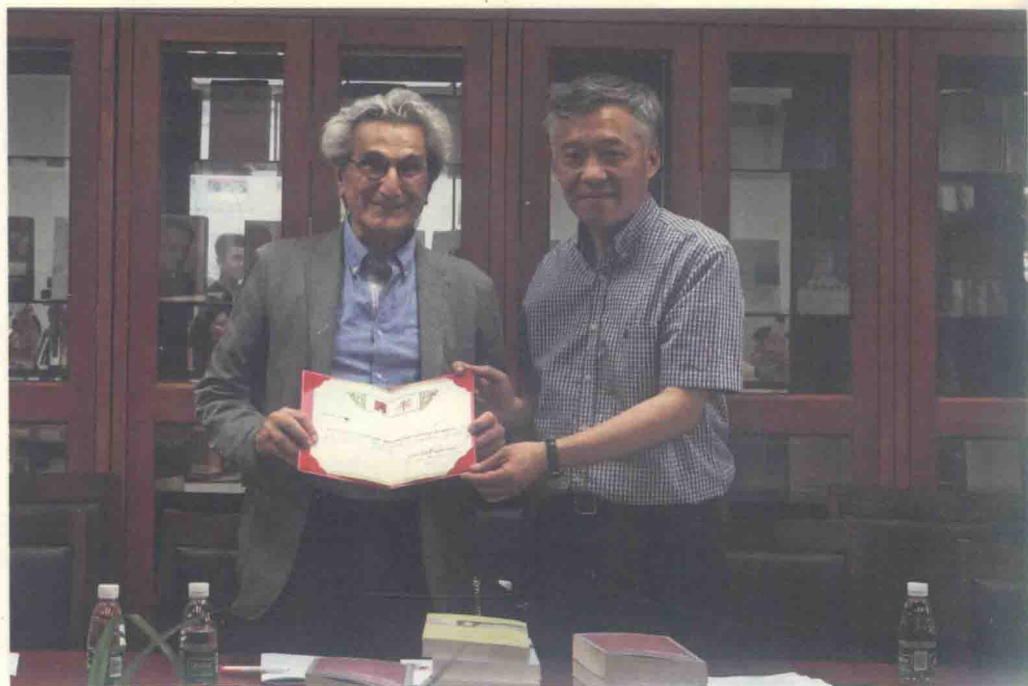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La



▲ 图1 张一兵（左）向斯拉沃依·齐泽克（右）颁发聘书



▲ 图2 张一兵（右）与大卫·哈维（左）在南京大学合影



▲ 图3 张一兵（右）向安东尼奥·奈格里（左）颁发聘书



▲ 图4 张一兵（右）与贝尔纳·斯蒂格勒（左）合影



▲ 图5 贝尔纳·斯蒂格勒在南京古城前



▲ 图6 张一兵（右）向郑文吉（左）颁发聘书



▲ 图7 张一兵（左）向鲍勃·雅索普（右）颁发聘书



▲ 图8 张一兵（右）与鲍勃·雅索普（中）及其夫人（左）合影

谨以此书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目录

“第二次天真”中的激进

——张一兵与齐泽克对话（2007）/1

从地理—历史唯物主义到《资本论》解读

——张一兵与大卫·哈维对话（2016）/25

空间塑形与非物质劳动

——张一兵与大卫·哈维对话（2017）/41

《帝国》：后现代、生命权力与非物质生产

——张一兵与奈格里对话（2017）/81

如何在失却未来的技术时代开创未来？

——张一兵与斯蒂格勒对话（2015）/104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当代技术哲学的一次对话

——张一兵与斯蒂格勒对话（2016）/112

第三持存与非物质劳动

——张一兵与斯蒂格勒对话（2017）/126

作为 21 世纪的思想坐标，马克思主义依然有效

——张一兵与郑文吉对话（2010）/152

中韩马克思主义者的相遇

——张一兵与姜信俊对话（2014）/157

经济决定与符号经济

——张一兵与雅索普对话（2008）/169

后记 /175

Contents

The Radical in “the Second Naivete”

——A Dialogue between Zhang Yibing and Slavoj Žižek (2007)

/1

From Geographical-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Capital

——A Dialogue between Zhang Yibing and David Harvey (2016)

/25

Spatial Shaping and Immaterial Labour

——A Dialogue between Zhang Yibing and David Harvey (2017)

/41

Empire: Post-Modern, Right to Life and Immaterial Production

——A Dialogue between Zhang Yibing and Antonio Negri (2017)

/81

How to Create the Future in the Era of Technics Losing Future?

——A Dialogue between Zhang Yibing and Bernard Stiegler (2015)

/104

A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Marxism and Contemporary French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 Dialogue between Zhang Yibing and Bernard Stiegler (2016)

/112

Tertiary Retention and Immaterial Labour

——A Dialogue between Zhang Yibing and Bernard Stiegler (2017)

/126

Marxism is Still Valid as the Thinking Coordinate in the 21st Century

——A Dialogue between Zhang Yibing and Moon-Gil Chung (2010)

/152

Chinese and Korean Marxist Scholars' Encounter

——A Dialogue between Zhang Yibing and Jiang Xinjun (2014)

/157

Economic Determination and Symbol Economy

——A Dialogue between Zhang Yibing and Bob Jessop (2008)

/169

Postscript /175

“第二次天真”中的激进

——张一兵与齐泽克对话（2007）

斯拉沃依·齐泽克（Slavoj Žižek, 1949—）：当代斯洛文尼亚著名思想家，欧洲后马克思思潮主要代表人物。1949年3月21日生于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市（当时该市还是南斯拉夫西北部的一个城市）。1971年在卢布尔雅那大学文学院哲学系获文科（哲学和社会学）学士，1975年在该系获文科（哲学）硕士，1981年在该系获文科（哲学）博士。1985年在巴黎第八大学获文科（精神分析学）博士。从1979年起，在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和哲学研究所任研究员（该所从1992年开始更名为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主要著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98）、《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作为政治因素的享乐》（*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 Enjoyment As A Political Factor*,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91）、《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Looking Awry: An Introduction to Jacques Lacan through Popular Cultur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1）、《等待否定：康德、黑格尔与意识形态批判》（*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 Kant, Hegel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快感大转移》(1994)、《回到列宁》(*Repeating Lenin*, Zagreb: Arkzin, 2001)等。2007年6月6—14日,齐泽克这位被誉为西方学术黑马的当代左派思想大师首次访问中国并走进南京大学校园。南大师生和众多拉康哲学的知名研究者与其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互动和交流。在这期间,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张一兵教授与齐泽克教授进行了两次深入的交流与对话。姚顺良教授等学者参与了讨论。吴冠军博士担任了现场翻译。以下是对话的主要内容。

张一兵(以下简称“张”):特别高兴能有机会与齐泽克教授对话。首先还要感谢您对南京大学的访问,特别是在过去的几天里,为我们的老师和同学连着开设了四次讲座。真的非常感谢。今天还是由吴冠军^[1]博士为我们承担翻译工作,能够准确翻译齐泽克那满是东欧口音的英语,会很辛苦,也谢谢你,你算是火线加入。

齐泽克(以下简称“齐”):我觉得提供翻译的人都是真正的主人。比如,在欧洲就有这样一个笑话,你说:“我不同意你。你是个笨蛋。”他可能说:“我很崇拜你,但我们之间的讨论可能有点小问题。”你知道,一个译者会毁了一切。

张:冠军不会,他是一个研究过拉康哲学的青年学者。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学科的情况。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是中国教育部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是中国目前比较好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学科点。我们包括两个方向,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二级博

[1] 吴冠军(1976—):祖籍吴县。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英文版执行主编、上海纽约大学(NYU Shanghai)双聘教授。澳大利亚墨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哲学博士、客座研究员、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与精神分析。上海市“曙光学者”“浦江人才”,华东师范大学“英才学者”。

士点，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级博士点，在马克思主义一级博士点下还有三个二级学科博士点：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一个是国外马克思主义，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齐：您说的“中国化”是指毛泽东及其之后的理论家吧。

张：是的。

张：这位是姚顺良^[1]教授，也算是我的师兄。他是经济学科班出身，后来主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我觉得，他现在是国内研究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学者中做得最好的，他的长项还包括第二国际理论的研究。实际上，他的学术基础比我要好得多。我们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点在中国的一个独特性，就是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是基于他的经济学。这个交叉视位可能也是在苏东和整个马克思主义学术界没有被关注的领域。因为在苏联，经济学是经济学，哲学是哲学，它们是分开的。

齐：这很有意思，因为在欧洲，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流派中，也几乎没有人是经济学家。更有意思的是，虽然这个世界有资本家、哲学家、法西斯主义、文化评论家，但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所以，对于经济学家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理解今天的经济仍然是有效的吗？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仍然是有效的吗？我很想待会儿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它非常有意思。

张：其实，我自己研究的马克思哲学，像《回到马克思》^[2]一书也是这样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哲学话语生成的思路。因为是我们共同的老师孙伯鍈^[3]教授开创了这样的理念。

齐：他是一个大他者。

[1] 姚顺良（1948—）：江苏泗阳人。现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及现代西方哲学。

[2]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3] 孙伯鍈（1930—2003）：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1930年6月14日生于江苏泰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工作，1975年4月调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先后参加十余种哲学教材的编写，出版专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走进马克思》等。参与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

张：其实，我现在还有一个大的计划是对 *MEGA 2*^[1] 第四部分笔记作相关研究，我们明年上半年会到阿姆斯特丹（荷兰皇家科学院国际社会科学史研究所）去。

齐：现在谁在编辑 *MEGA*，阿姆斯特丹还是其他地方的机构？

张：不，现在主要还是在柏林，在 1990 年之后，柏林还有一个民间的马克思恩格斯编辑委员会^[2]，*MEGA* 就是从原来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转到民间的。阿姆斯特丹只是保存了马克思和恩格斯 75% 的原始手稿。

张：胡大平您非常熟悉了，他和张亮博士跑掉了。张亮的博士论文研究阿多诺，胡大平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德里克。

齐：我知道。我看到他们喝醉了。

张：过去一些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我们的一个主要方向。从卢卡奇、萨特到阿多诺，到今天的后马克思思潮，基本上把所有人一个人一个人地做了个案研究。关于阿多诺的博士论文就有五六篇。还有阿尔都塞、列斐伏尔和布洛赫的博士论文。不过，我的一个新观点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逻辑上已经终结了。在这之后，出现的是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您的著作是放在后马克思思潮里被关注的。

齐：这很有趣。您知道我喜欢布洛赫哲学中的什么吗？就是他的乌托邦！他也发现，大众文化对于乌托邦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这应该被接受。他写了大量关于大众电影、文化以及乌托邦如何建构的东西，我喜欢布洛赫的这些东西。它不同于通常批判大众文化的阿多诺。不过，我遇到过一些认识阿多诺的人，据说，阿多诺私下里是热爱大众文化的。

[1] *MEGA 2*，即 20 世纪 70 年代由苏东马列主义编译机构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Gesamtausgabe*，历史考证第二版）。与此相对，*MEGA1*，即指 20 世纪 20 年代之后由苏联马列主义编译机构组织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Gesamtausgabe*，历史考证第一版）。*MEGA* 版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稿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成熟的文本，第二部分主要为《资本论》及手稿，第三部分为书信等文献，第四部分为笔记类文献。

[2] “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nternationale Marx-Engels-Stiftung*，简称为 IMES）。

张：您的著作，是2004年以后，随着拉康的引进被介绍进来。您知道，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引进西方的市场经济以后，商品和市场交换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生活。所以，与这个市场模型相接近的实际是西方自由主义和整个西方文化，所以这不是一个抵制外部输入西方意识形态就可以阻止的事情。现在，中国的孩子从小开始吃“麦当劳”时就被“麦当劳”化了，他们不需要课堂教育就知道金钱是最好的。这样，看不见的西方市场交换观念在中国会成为一种看不见的意识形态而被拥戴。当然，邓小平很早就意识到一个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和相对独立于西方全球化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是保证民族经济得到平稳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占主导的依然是马克思主义。

今天中国整个学术思想的发展状态，可能让整个西方学术界都不太能看得懂。它形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学术分层：一种是在宣传层面，显性意识形态层面上依然是相对传统的，这有它的必然性。但是从学术研究层面看，无论是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研究等领域，都已经彻底摆脱了苏联式的教条主义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更重要的现象还有，在中国学界里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近社会科学，相当程度上已经与西方接轨。所以在一些大学里，这些课程甚至直接使用美国、欧洲原版的课程教材。如果讲到意识形态问题，中国的意识形态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面体，在欧洲已经不存在的旧式的宗法意识形态仍然存在，但更多是与市场经济相依存的看不见的意识形态，这就像拉康^[1]和您所分析的“大他者”^[2]意义上的隐性存在。还有一个有

[1] 拉康 (Malcolm Bowie Lacan, 1901—1981)：当代法国著名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主要论著有：《论妄想症精神病人格的关系》(博士论文, 1932)、《超越现实的原则》(论文, 1936)、《精神分析中的言说与语言的功能和领域》(论文, 1953)、《关于“被窃的信”的研讨会报告》(1955)、《无意识的构成》(论文, 1958)、《拉康文集》(1966)等。关于拉康的哲学思想，可参见拙著：《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2] 大他者 (Autre)，拉康用语，意指由语言符号系统生成的无脸他者，经过文化教化的主体通常将其无意识地内居为自我本真性指归，个人主体即大他者的质询构序结果(阿尔都塞语)，个人主体存在即面对大他者无脸观看的卖力表演。最可悲之处，是所有主体都将这种表演认同为本己性存在。

趣的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意识形态，恰恰是您所指认的那种布尔乔亚意识形态显像（“他们不知道但他们正在做”）与犬儒意识形态显像（“他们知道但他们仍然在做”）之间的一个奇怪的变形。我们是介于二者之间的。

齐：我想提一个小问题。当您谈到苏联意识形态的时候，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伊里因科夫^[1]，他或许是目前唯一应该认真对待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富有开创精神，他提出的许多观点都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和原则性问题，并且是斯大林时期理论研究的“盲区”或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的问题，因此，他的观点一经提出就会引起当时苏联理论界的激烈争论。伊里因科夫对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也有精辟的研究和许多独立的见解，甚至对其中的许多观点提出了批评。伊里因科夫认为，不能人为地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与“哲学笔记”简单地等同起来。伊里因科夫反对斯大林体系的实证主义、教条主义和经济决定论，他的《〈资本论〉中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一书，从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角度试图冲破斯大林铁板一块的体系，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向新的开放性维度发展注入了活力。伊里因科夫坚持辩证法就是马克思的认识论，它们以实践为中介；思维不是心理主义的主观联想，而是通过科学的中介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而逻辑就是关于思维的科学，因此不懂黑格尔就不能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伊里因科夫不回避敏感和尖锐问题的理论品格、独立思考的学术态度、发现真理即一以贯之的精神也是令人十分敬佩的。也正因为如此，伊里因科夫受到了诸如鲁特凯维奇、伊林切夫等众多苏联学者的围攻。

张：我同意您对伊里因科夫学术贡献的评论。他的《〈资本论〉中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一书，在20世纪80年代就翻译成了中文。

[1] 伊里因科夫（Э.В.Ильенков，1924—1979）：苏联哲学家。1953年获得哲学副博士学位，同年到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代表作：《〈资本论〉中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等。